



小說連載（8）

琳珍的世界

杜比亞

第十章

（一）遷居新店、泰生病危

其實位於新店十二張路的新居，並沒有完工驗收，換言之，還沒有拿到使用執照。可是台中的房子已賣，家當、人馬都也到了臺北，而且樓下的譚家也已遷入，所以建商「偷」接自路旁電竿的電，且以管子接來的工地水。洗菜、洗臉小規模的用水沒問題，洗澡就不夠了，因為水太小，人太多。

因為適逢冬天，所以大家每隔兩三天，就到浴室洗個痛快熱水澡。

房子約 30 坪，一間大客廳外，有三間臥室，兩間大的一間給岳生、鼎漪夫婦，另一間大的放兩張床，卓九睡單人床，泰生跟昆生睡上下舖，琳珍跟彬彬睡小間房。廚房是長方形的，還可以放張雙層舖，下舖給小伙睡，辰生回來時就睡上舖。

卓九沒事就天天在家「打坐」！

「打坐」這名稱是琳珍起的，因為卓九早上 9 點起來後，吃完早點，坐進沙發看報可以看到 11 點多，沒有多久，到了 11 點多就吃中飯。吃完中飯，在沙發上打回盹後上床午睡，睡到三點左右，又坐在沙發上「打坐」，不是眯著眼，就是看電視，你轉到第幾臺，他就看第幾臺，從不會自己轉臺。

「你們看，他是不是在打坐？」琳珍對兒子們說：「怎麼一點都不像一個會打戰的軍官？」

卓九從不回嘴。

琳珍當然還是不必買菜、做飯、擦地，只照樣刷她的廁所。但她每周有一兩次牌局，樓下的譚太太有牌友來，都會找琳珍。琳珍在模範街時，已練就不錯的牌技，所以已可以出外獨自作戰了。

卓九通常周末外出應酬——也是打牌。多半打到晚上十一點左右回來，因為他們的牌局只打八圈，下午四圈，吃完晚飯後再四圈。不像琳珍這桌太太們，喜歡打得久，不打十六圈不罷休的。

岳生在坐公路局汽車上班，鼎滌上班的地方在在大坪林，只要走一站路就到了。

昆生第二年依然高分落榜，泰生堅持要他改念文組。

「他沒有理組的細胞，理組不適合他。」泰生分析：「就算考取了，也唸得痛苦，趕緊改組！他只要好好把史地讀好，不要念那令他頭痛的化學跟物理了！」

昆生也同意，當機立斷改補文組課程。

辰生已大四就要畢業，平時住校，只有假期才回來。彬彬唸淡江，但她念的合作系在台北市城中區，不必再租屋了，下課就回新店的家。

泰生在遼寧街的私立中學教書，也每天回來。他自高中起就有胃痛的毛病，念大學時也常鬧胃病。看過醫生，說是他的胃弱。而他又不懂保養，也有些諱疾忌醫，不願將病情告訴他人。

琳珍每次問他有沒有不舒服，他都說沒有。

「那為什麼那麼瘦？」琳珍問：「臉白白的？」

「沒什麼啦！」

事情終於爆發了。

那晚，又該去浴池洗熱水澡了。琳珍、卓九、泰生、昆生四個人，每人都洗個人池。

泰生洗到一半，暈倒在地，幾乎起不來。這樣躺了十分鐘，他掙扎起來勉強穿好衣，一出來琳珍就感覺他臉色不對，忙問他：「那裡不舒服？」

泰生搖搖頭，很累的樣子。到了家，泰生輕輕地對琳珍說：「姆媽，我剛剛在浴室暈倒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琳珍大驚失色，立刻叫卓九即刻打電話給在榮總服務的鄉友丁家成，麻煩他幫忙掛號，明天一早到榮總病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卓九跟琳珍帶著泰生搭公路局的車到車站，泰生虛弱得幾乎站不住，卓九看情形不對，叫了計程車直駛位於石碑的榮總，熱心的丁鄉長早已等在大門口，帶卓久父子到腸胃科門診，醫生一看，立刻批示住院。

泰生剛穿好病人服還沒躺下，突感一陣噁心，連忙喊道：「盆！盆！我要吐——！」

琳珍立刻將帶來的臉盆拿來，泰生忍不住吐了起來，卓九一看，竟是一大盆烏黑色的穢物，琳珍嚇得趕緊喊來護士。這時泰生已躺下，沒知覺閉了眼，他昏過去了。

琳珍決定留在醫院照顧泰生，她看到護士將一紅色卡掛在床頭，知道那是「病危」警示，不由得心扭得又急又痛，她想起岳生在五歲時的傷寒、辰生七歲時的摔跤斷臂、榮融小時的急性肝炎……，還有數不清孩子們生病的種種。但這一次泰生竟然到了病危的地步，她一夜未寐，瞪著眼看著泰生，摸著泰生的額頭、擦拭泰生的臉頰，注視著點滴的滴滴藥滴，泰生還要輸血，因為他已到極度貧血的程度。

第二天黃昏時分，泰生終於張開了眼，琳珍在他耳邊輕說：「泰娃仔，你睡了一天一夜了，好了，醒了就好了！」

琳珍緊握著泰生的手不肯放去。

卓九老鄉羅光瑞，是榮總的腸胃科主任，他當然很關心泰生的病情，本決定先將泰生的貧血治好，再對他的胃疾作有效的治療，盡量避免動手術。但一個月後，他診定泰生胃疾拖得太久，胃潰瘍加幽門阻塞，只能開刀醫治，於是會

156 診外科，由李主任主刀，割去三分之二的胃，手術很長，但很順利，泰生總算撿回一命。

動手術後的當晚，泰生傷口痛、琳珍是心裡疼。

泰生躺在病床上，四肢有如五花大綁，點滴、輸血、營養、藥劑……，琳珍想到剛進醫院第一天，護士竟找不到泰生手臂上的血管，因為他太瘦且貧血的緣故。琳珍不免責怪自己太不細心，雖然知道泰生從小就為胃疾所苦，卻沒有強制將泰生送到醫院做徹底的治療，讓孩子受了這麼多苦。

泰生這次手術雖然成功，但他吃了不少苦，全身插了不少管子不說，還要忍受痛楚經過，不能吃、灌腸、吃藥都無法排便，最後只得用手指一點點搨出硬得像石頭的糞便，泰生痛得哀聲連叫，琳珍是痛在心底。泰生因為一直需要點滴輸營養、還得輸血，所以不能隨意翻身，全身真是又累又痛，就這樣在外科病房又住了近一個月，方得出院，琳珍也就在泰生病榻旁住了兩個月，不敢一絲大意，生怕她的大兒子離開自己。泰生原本就瘦，一七二公分的身高，還有五十四公斤，但他出院時，只剩四十五公斤，樣子像個高中生，青澀得很。回家後，泰生的飲食自然得依醫生規定，琳珍以前是從不進廚房的，但現在監督得很嚴，規定不能吃不消化的，不能太鹹、太油，也不准吃辣，還得住意營養，生怕兒子的身體再出毛病。

泰生的工作也丟了，當他向中興中學申請離職證明時，校長有些驚訝地說：「不知道你病成這樣？！為甚麼不跟我們說呢？」

泰生笑笑，心想：「我連父母都不說，會對學校說嗎？」

（二）初獲孫女、遷居永和

泰生病體日漸康復，身高沒變，體重恢復成五十六公斤，比開刀前還重。這時也快到開學的時候了，琳珍是希望他把身體完全康復後才去上班，泰生當然不依，他怎麼可以家裡蹲？他還是很想教書，雖然薪金不高，但他喜歡這份職

業，民國 57 年九年國民教育開始，國民中學的教員缺很多，只是泰生自己毫無門路，得求助於父親。

卓九自國防部退休後，感於孩子們還在念書，自己體力也夠，所以接了台中工商學院的教書聘書，兼任「中國近代史」的課程，他雖非班科出身，但豐富輝煌的作戰經驗，加上認真準備資料，儘管有棗陽口音，但學生都聽得津津有味。琳珍看到老伴認真的樣子，加上因準備課程而減少了打牌次數，深表贊同。搬到台北之後，他又接了文化大學夜間部的聘書，教授「國父思想史」，這部分的課程，在他任職國防部革命實踐研究院輔導長的時候，就研讀得很有心得，所以上起課來，很是得心應手。

但卓九有些懊惱的說：「這些學生真搞不懂，他們上課看起也滿認真的，為甚麼每次考試成績都不好呢？是我教得不行？題目出得太難？還是……。」

沒等卓九說完，琳珍接腔道：「肯定是你太老了！而且一口棗陽土話，誰聽得懂？」

「爸，我看你就辭了，別教了，也沒多少鐘點費，那麼辛苦幹甚麼？」岳生不希望父親太勞累。

「我身體還行，而且我還蠻喜歡教書的！對了，泰生，我找梁明學了，他說有兩個學校有缺，一個是大直國中的，是代課老師缺，另一個是內湖國中，正式缺！」

「教甚麼科？」泰生問。

「都是數學科！」卓九說：「你教數學行嗎？」

「你能教國父思想，泰娃仔就能教數學！」琳珍開了腔，依她的意思，泰生身體還沒完全康復，應該在家休息。

泰生望著琳珍，很想抱著姆媽親她：「姆媽，我愛妳！」

琳珍是泰生一輩子的摯愛。

鼎漪挺著超大的肚子一進門就說：「我又回來了！」

琳珍看著鼎漪還挺著大肚皮，不禁問：「還沒消息？！」

鼎漪的第一胎已過了預產期快一個月了，再拖下去，嬰兒過大不說，對孕婦也不好。

這是岳生的第一個孩子，也是琳珍跟卓九的第一個兒孫。這年岳生二十五歲，卓九是六十一歲，作奶奶的琳珍是四十八歲。

鼎漪終於生了一個女娃，重達 4100 公克，可謂是個超大小妞，卓九以祖譜輩份取名叫信蘭，那時電視上天天都播「藍寶洗衣粉」的廣告，琳珍每天都對著孫女喊：

「蘭寶！乖！喝奶奶！」

「讓奶奶看蘭寶便便沒有？哇！好漂亮的黃金便便唷！」

「蘭寶乖乖睡，等媽媽下班回來！」

蘭寶就成了大孫女的暱稱！

琳珍養育了四男一女，都是別人帶大的，沒想到自己年近五十，卻帶起孫子輩來了，她雖無帶養孩子的實際經驗，但卻做得利落、乾淨、細心，把原本就大個的孫女，養得壯壯胖胖的！

岳生跟鼎漪對姆媽感激不已，不善言語的琳珍笑著說：「帶孫女雖然累，但也滿高興的！」

泰生接受了內湖國中的缺，做了一班男生的導師，一共教三班數學，因教學時數不夠，所以兼教一班女生美術課，那時只要大學畢業，可依所學學科頒發相關科目的資格證書，但可以教授國中任何課程，後來教部認為不夠專業，就規定須有該科證書的方可任教，譬如泰生學的是法律，只能教公民或國文，岳生學經濟可以教數學，辰生學水力工程，只能教數學……，但事實上，國中教員很多都非相關科系畢業，所以特別實施「修補學分」政策，讓沒有資格的老師接受專業學分教育。

泰生因而先後到師大受「數學學分」、到政大受「教育學分」（非師大畢業者），

他成了一個真正的國中教師了。他教學嚴格而清晰，又常說笑，很多原本不喜歡數學的學生不再排斥數學，對要求極嚴的杜老師甚為敬愛。

他更喜歡這份職業了，雖然薪水很低，但他卻甘之如飴。

卓九自認這輩子最值得自豪的事有三樣：一是忠於中華民國，自從投筆軍校之後，他的生命就交給了國家，犧牲在所不辭。二是作戰時絕對不膽怯、英勇沉著，可謂視死如歸。三是兩袖清風，絕不拿取分外之財。

琳珍對老公這三點雖很認同，因為她跟他快三十年，點點滴滴的生活，讓她感受很多。但對老伴的「三點自豪」，卻有她的另類看法。她對子女說：「你爸爸不要錢，讓自己到老了還要教書，早知道如此，他年輕時應該多「要」點錢；他以前打戰像去郊遊，一點也不知道害怕，可是我們母子都無法過太平好日子，天天提心吊膽；現在他真的是兩袖清風，好不容易買棟公寓，還得借錢，分期付款！」

她以為這套說法會得到孩子們喝采，老伴的辯駁，沒想到孩子對她的話並不完全認同。卓九則根本不予回應。

她只聽到泰生帶有挖苦語氣說：「姆媽妳自己連錢是甚麼樣都搞不清！比爸爸還不要錢！」

老二岳生也揭姆媽的弱點：「姆媽膽小得晚上從隔壁鄰家都不敢回來！我敢說她連爆竹都不敢放！」

老三辰生瞪著單眼皮說：「姆媽哪兒都不去，只會打麻將，連一句黃梅調都不會唱！」

女兒彬彬就體貼地多：「姆媽是天下最不打罵孩子的媽媽！」

么兒昆生難得開了金口：「姆媽是人人愛的婦人！」

二媳鼎漪感觸最深，因為她一直寄人籬下，自她進入杜家後，很得婆婆的愛心因而發自內心說：「媽是世界最最仁慈可親的婆婆了！」

剛剛會說單音的蘭寶也湊熱鬧：「奶奶！奶奶！」

琳珍看著子孫們，笑著說：「要那麼多錢幹甚麼？人死了一毛錢都帶不走！」

卓九雖然以琳珍之名買下新店的公寓二樓，但頭期款是經王小伙友人張經武周轉的，每期貸款是由岳生鼎漪付的。他對琳珍說：「我一輩子為國家拼命，弄到六十出頭，連棟房子都沒有，實在對不起兒女，我得想個辦法！」

160 「你有甚麼辦法？」琳珍問。

「找小蔣！」

「你是說蔣經國？」

「沒錯，」卓九說：「他很了解我的經歷，也很知道我的為人，就是不清楚我的近況，上次接見我，他問我需要甚麼，我當時說不需要甚麼，現在我知道我需要一棟房子！」

於是，卓九請求覬見當時為國防部長的蔣經國。

蔣部長很欣賞卓九的過去，立刻差人給卓九安排配地事宜。

「一處在台北市萬華克難街，一是台北縣永和，兩地各有利弊，你們認為呢？太座先說！」卓九尊求大家的意見。

「我沒有意見！」琳珍說。

「我覺得台北市比較好！」泰生跟岳生說

其餘的都沒意見。

卓九早就將兩塊地打聽得一清二楚，所以他很快下了結論：「我想還是永和好些，那筆地有 116 坪大，四周都是空地，安靜，不雜亂，聽說要開闢成公園，克難街的地面積小，只有五十多坪，最要不得的是一一」卓九頓了頓：「我不喜歡克難街這個街名！」

父親既然如此表示，兒女們就不說話了，琳珍當然更不會有意見！

於是卓九開始進行申請事宜，不久，他申請到位於永和和平街的一塊空地，由老三辰生設計出兩層樓房圖。

有了地，有了建圖，最重要的「孫中山」呢？

「甚麼孫中山？」卓九問。

「就是 money 呀！」

「甚麼是 money ？！」琳珍問

「就是這個呀！」泰生大姆指中指搓得「啪啪」的！

「這代表甚麼呀！」卓九跟琳珍同時間。

「鈔票！」小五忍不住了！

卓九跟琳珍都傻眼了。他們兩袖空空、囊中羞澀，那兒弄三十萬蓋房啊？

這時坐在一旁的王小伙說了話：「台中模範街買的租給雅爹的房子賣掉的四十萬，因為補稅、給中俊定婚、中郎結婚用的，還剩下二十萬左右，我再向張經武周轉個五萬，應該沒問題，國防部應該會補助一點吧！再想辦法湊合一下，應該夠了…」

「老潘這邊可以借個幾萬嗎？」琳珍問。

「只要我出面，應該沒問題！」

「就這麼辦，」卓九展開笑臉：「以後我們有真正的房子了！」

可是他忘了，他只有房屋所有權，土地還是國防部的。

房子由老唐承包建築，終於在五十七年七月完工了，老唐是山東即墨漢子，豪爽認真，是裕隆公司的特約工程包商，鼎漪認識他，請他來幫忙。當他知道卓九以前在青島即墨那段歷史時，很快地答應承包這個工程，而且包準要以最低的價格、最高水準品質完成。

「杜將軍為咱們即墨賣命，俺當然要回報、回報！」

辰生是學工程的，房屋建圖也是他設計的，只要有空他就去工地查看，發現老唐是說到做到，建材都是高檔貨，一點也不偷工，換了別人，肯定不會如此。

大家決定這年教師節搬家，這次搬家較之上次由台中到新店，是小CASE了，到黃昏時光都弄得差不多了。

這次搬家很多部屬都來幫忙，包括郝連長、張德平、樊軍需、永宏舅等，郝連長最是認真，搶著搬笨重的東西，看著他弓撈的身軀吃力地搬物，泰生很是不忍，連著叫他不要搬了，他只笑著：「沒關係！我能！我能！」，郝連長人忠實可靠，作戰英勇，卓九很重用他，他對卓九也極度敬佩，只可惜不太識字，只能做到連長。

兄弟們最討厭永宏舅，只出一張嘴，甚麼都沒做，拿著一副捲畫當箭令，不時指揮他人：「把這張沙發搬到客廳，把這些鍋盆拿到廚房……！」

「誰不知道，」泰生低聲嘀咕：「難不成沙發搬到廁所？」

「真是囉嗦，」辰生也忍不住說：「自己甚麼都不做！」

辰生將房子設計為正方形規格。樓下中間進門是客廳與餐廳，成大寫英文字 L 形，餐廳過去是間廚房，餐廳對面為樓梯，樓梯旁的走到對面是間洗手間，隔壁是間約五坪的臥室，給辰生跟小五住，樓上也是間洗手間，同樣隔壁是間臥室，給彬彬住。樓上往前是間約八坪的臥室，給岳生夫婦住，再來就是客廳的上層，有兩間大一點的臥室，後面的一間給泰生，前面一間給卓九夫婦。小伙則睡樓梯下走廊前一間，約三坪大的小房間。

比起新店公寓，空間當然大了不少，而且還有不小的院子。房屋的前方是一片竹林地，大約有五百坪，聽說是公園預定地。

大家都很滿意這處新居，只有琳珍覺得四周空曠，氣氛太靜，她有些害怕。

「我愛熱鬧，」琳珍抱怨：「竹林子好可怕，想打個牌都不方便！」

卓九跟兒女們又說話了。

她只聽到泰生調侃的語氣說：「姆媽，妳不是那兒都不去嗎？這兒可安靜耶！」

老二岳生接著說：「姆媽，沒關係，我們養隻大狼狗來保護你！」

老三辰生還是瞪著單眼皮說：「姆媽哪兒都不去，只會打麻將，連一句黃梅調都不會唱！」

女兒彬彬有些埋怨：「打牌有甚麼意思！趁機戒賭！」

么兒昆生成了英雄：「別怕，姆媽是好人，菩薩會保護好人！」

二媳鼎漪最同情婆婆：「媽！我們人多！沒啥怕的！」

剛牙牙學語的蘭寶，已能說出關鍵話：「奶奶，蘭寶會保護你！」

小伙養了一隻小狗，取名小白，天天除按時餵食外，還帶牠散步，彬彬也很愛狗，有時幫著餵食、洗澡甚麼的。琳珍不怎麼跟小白互動，她嫌狗狗有味道！

沒過兩年，也不知是縣議員以甚麼理由，竟然將門前的

竹林地變更為商業住宅地了，整個竹林被砍了，新道路修起來了，原本和平街的門牌變成了保平路了。

一棟棟四或五樓的商家建築蓋了起來，整個環境變了，不再安靜了。

琳珍很高興，不再說害怕了。她現在覺得住永和很不錯，房子寬敞，光線良好，正對面搬來吳家，常有牌局，她只要過一條約二十公尺的馬路，就可以打牌了。她也學會坐公車到南勢角湖南老鄉家、新店十四張路隱姑家、板橋表姑家聚會串門或打牌。

兒女們對姆媽能夠自己出門感到訝異和驚奇，因為琳珍可以說是個大路癡，連自己的附近的幾條路都弄不清楚，居然可以「遠征」新店、板橋。

可是琳珍對廚房很有意見，認為太小太暗，泰生很有同感，就決定在廚房外接出去一間約八坪大的新廚房，原本廚房當儲藏室，可以放置物櫃跟洗衣機等。

卓九對家務本不過問，但卻反對加蓋廚房，理由是：破壞房屋規格。

「不要理老頭，我們蓋好了，他難不成會拆了？」琳珍說：「何況又不用他的錢！」

原來她發起「募款運動」，她出五千——打牌贏的，岳生認出五千，泰生是教師，薪水低，出一千，連小伙都出一千。

卓九一句話也不說了。新廚房很快完工，新買一套漂亮的流理台，大家都說：「這才像個有氣派的廚房！」



前排左起親家母李淑娟、親家公李繩武、卓九琳珍夫婦（民國六十年）

164 (三) 兒女成婚、孫輩滿堂

蘭寶三歲的那年，做了大伯泰生新婚的花童。

琳珍跟卓九則再一次成為「主婚人」，事實上，搬到永和後，他們連續做了四次主婚人：老大娶妻李秀英、老三娶妻彭永康、老四嫁給吳靖渝、老五娶妻曾月香。他們的五位孩子都讀到大學畢業，另一半的認識過程，琳珍跟卓九並不清楚，因為他們對子女的婚事都採開明態度。只有對老三的媳婦，卓九有點不「滿意」，認為彭只有高中程度，不配老三，希望她考上大學後再結婚。

「我跟你說，老頭」琳珍泰然而認真地對卓九說：「你這觀念要不得，我看得出康康是個好女孩，家教也很好，高中畢業有甚麼關係？我連高中還沒畢業就嫁給你了呢！」

「那時是抗戰，時局不好，早點結婚，免得夜長夢多……」

「甚麼夜長夢多，我可是官家之女，我祖父是廣東道台，你呀！只不過是農夫之子……」琳珍想起她三十年前回棗陽鄉下的那段沒水洗澡、只吃麵食的「苦」日子來！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卓九最怕琳珍沒完沒了地囉嗦下去，趕緊打斷她的話：「只要辰生喜歡，我沒話說！」

至於其他的媳婦跟惟一的女婿，卓九夫婦都無意見，可以說完全同意。大媳婦秀英，服務於會計事務所，父親是黃埔一期的老前輩，琳珍認為是「門當戶對」；女婿是廣東人，父親是空軍軍官退伍，本人也是軍人退役，從世貿易，琳珍認為是「戶對門當」；五媳為林口姑娘，跟泰生一樣是中學教師，琳珍認為是「門戶當對」。

「好啊！」孩子想不到姆媽越老越會逗人。

對兒女的婚事，卓九跟琳珍都跟親家這麼表示：「沒有聘禮，不要嫁妝！」但琳珍會送媳婦金項鍊一條、金鐲子一副，女婿則是手表一個。

親家們都很開通，完全配合，雙方皆大歡喜。

所謂連續做了四次主婚人，並非連著辦喜事，而是除

老二先結婚外，其餘老大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等四人，都是依排行次序先後走進禮堂的。

琳珍每次當主婚人，一定是身著合身旗袍，手臂挽著皮包，臉上淡抹胭脂跟口紅，帶一副小巧而美觀的耳環，手腕戴只玉環，都不是甚麼貴重的高級品，但穿戴在琳珍身上，就顯得高貴大方、美麗典雅。

她對媳婦好極，從沒有說過一句重話，每個媳婦對婆婆都是讚不絕口。

秀英婚後一個月發現懷孕了，琳珍高興得直呼：「進門喜！」

次年元月，秀英生下長子，卓九取名信立，琳珍有了長孫，也再度負起帶孫子的任務。

信立小時腸胃不好，經常鬧病，牛奶要煮過，將表面油脂去掉後才喝，所以每天早上得先煮一鍋，分瓶裝好放進冰箱，吃前再放進熱水中燙熱，很是麻煩。琳珍都做得很仔細。她早上在秀英上班後接手，直到下午泰生下班後才交給泰生。泰生夫婦對琳珍的辛苦操勞，真是感激得無法表達。尤其泰生想到榮總的那段日子，姆媽豪無怨言悉心照拂，內心就莫名的感激與動容。

四年後，泰生夫婦再度得子，取名信弘，琳珍第三度作奶奶，也第三度擔起帶養孫兒的任務。當然王小伙也幫了很多忙，還常帶著小立去看電影呢！信弘長得聰明可愛，琳珍常帶他到對面吳家打牌，他不願意，琳珍就說：「你不聽話，我就打電話叫警察抓你！」

「我才不怕警察呢」只有三歲的小信弘說：「我也要警察抓你，因為你打牌！」

小弘的童言童語讓琳珍啼笑皆非。

這期間，岳生在辛亥路買了新居，搬了出去，蘭寶也添了弟弟信正。琳珍沒有帶信正，因為岳生夫婦請了朱排長的小姨子作保姆了。

接著辰生結婚，隔年女兒信華來臨，由康康自己帶。不久辰生也在附近買了房，空下來的房間，正好由小五夫婦

166 接手，後來月香有孕，她決定回林口，用母親家的空地，蓋了一棟三房一廳。她的兒子信平就是在林口生的，也就由外婆帶養外孫了。

同時彬彬也生了兒子兆慶，辭了職，親自帶養兒子。後來又生一女兆慧，也是自己親自帶養。

現在卓九跟琳珍有四個孫兒，兩個孫女，外孫、外孫女各一個，她這位奶奶（外婆）年紀還不到六十，外人都說琳珍是個有福氣的婦人。

（四）岳生移民、赴美探兒

岳生全家於民國七十六年移民美國。他得以移民美國，可說是「天利人和」的結果，天利者是岳生服務公司，在美國舊金山分公司有缺，人和者是兒子小正，剛考上高中，以他平時成績應可考上第一志願，誰知他只考上士林高中，感到失望之極，他想到如果不能上好高中，很快又即將當兵，心中可說是五味雜陳，恨不得趕快離開台灣到美國作遊學生。他是個聰明好學的孩子，一心想到美國念書，知道老爸有機會到美國工作，而且可以攜眷赴任，當然極力督促父親答應，不可失之交臂。

岳生一家移民美國，其實並不「划算」，他在台灣的職位，可以說是高薪所得階級，但到美國雖然拿的是美金，公家幫他租了公寓，但以美國生活水準來說，並非高所得群，而且在台灣已是主管的鼎滂，到了美國根本找不到工作。所以說，岳生夫婦以薪資所得來說是吃虧的，只有小正是適得其所，過得多采多姿，不但成績頂尖，對於美國的一切都很適應。但是姐姐剛剛相反，她沒有朋友，討厭美國白人的高傲和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心態，她回到家裡，不是向父母連連抱怨，就是自己鬧情緒：「甚麼優越？我看是狗屁！」蘭寶的個性很直很衝，岳生對她的惟一方法就是「不理會。」

蘭寶常在埋怨後，恨不得趕快回到台灣，她想念台灣的奶奶。

岳生想到父親都快八十了，跟泰生商量後，認為應該

讓父母早日來美一遊，讓他跟鼎漪盡盡孝心，也可以讓蘭寶一解想念之苦。

那時岳生已調到洛杉磯，自己買了房子！

卓九跟琳珍原本都不肯去的，但經不起泰生兄弟們的慫恿，終於答應了。

卓九跟琳珍飛美的那天，可是杜家的一件大事，起飛前三小時，泰生一家、辰生一家、彬彬一家全都到中正國際機場送機。



泰生一家、辰生一家、彬彬一家全都到中正國際機場送機

兒子跟媳婦們再三叮嚀，叫兩老不必緊張。

「飛機很平穩，」泰生說：「有事叫空中小姐，她們很樂意為乘客服務的！」

「到了洛杉磯，」辰生說：「二哥會開車來接妳們，根本不用怕！」

「二哥說你們好好在美國玩三個月！」彬彬說

「三個月太長了！」卓九說。

「下一次不知到道何年何月再去美國了！」琳珍說：「老頭，你都快八十了！」

「爸爸八十的時候，我們要好好熱烈地慶祝慶祝！」泰生說：「當然！」辰生說：「二哥他們也要回來！」

「那是一定，」女婿說：「八十是大壽！」

兩老到美國之後，岳生每逢周末都會開車帶兩老出去遊覽，上館子吃各國風味的菜餚、去迪斯尼樂園，最遠則是到拉斯維加賭城，在賭城，兩老真有點像劉姥姥逛大觀園，看到的都是新鮮事兒。琳珍當然有很興奮，但她最後還是



卓九夫婦於洛杉磯岳生家

下了這麼一個結論：「還是中國麻將有意思！」

岳生下班回來吃完晚飯，大部分都跟鼎漪帶兩老到逛附近的MALL，琳珍覺得卓九真的老啦，每走一層樓，都得休

息一陣。

「爸，」岳生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你這次來美國來對了，以後再來怕真走不動了！」

「爸媽這次就多玩玩，等岳生兩個月後有休假，再帶妳們到紐約東部去玩！」鼎漪這麼說！

「再說吧！」琳珍說。

琳珍在岳生全家都上班、上學不在家時，就站在客廳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去，遠遠是一片高地，稀稀落落的房子點綴其間，不時有飛機飛過，看得久了，還真有些無聊、無趣，客廳的電視都是聽不懂的英語，於是她就找事做：洗茶杯、洗碗盤、整理客廳，沒甚麼洗的，就到蘭寶的臥室打開衣櫃一件一件地數：「哇，居然有四十三件上衣，二十五條長褲，十八條短裙……，」其他圍巾、毛衣、外套等也不少。

「這丫頭買這麼多衣服怎麼穿？」琳珍對突然對卓九說：「我們還是趕快回台灣吧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我看岳生他們經濟也不太好，我們這一次來增加不少他們的負擔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！」

「你沒看蘭寶衣服那麼多？岳生的負擔重啊！而且我注意到每次鼎滂買菜都沒付錢，我都看她用刷卡簽帳耶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沒錯！」琳珍肯定點著頭。

「那我們提前回台灣吧！」

「明天我們就對岳生說回台灣，你千萬別說岳生在簽帳！住一個月剛好，再住下去兒子就受不了啦！」

對爸媽只住了一個月就要回台灣，岳生夫婦詫異地問：「不是說要住三個月嗎？」

不要說岳生跟鼎滂不解，蘭寶也極力挽留！

琳珍不好說不忍岳生負擔太重，只說自己想台灣的家、想牌友、想孫子們。

岳生夫婦雖百般不捨，只好讓爸媽提早回台灣了！

（五）八秩大慶、孫女文定

卓九生於民前四年，大琳珍足足十三歲，那時男大於女，實屬自然，男方大女方十幾歲也是常見。

以往卓九一家人，不管是誰過生日，琳珍都叫小伙嫩隻老母雞，大家都吃「壽麵」，「壽星」則另加兩個「壽蛋」。搬到台北，有了孫子之後，泰生等兄弟都會買個生日蛋糕，全家一起唱「生日快樂」，卓九跟琳珍生日時，兒女們都包個紅包作為賀壽，孫子輩生日，則由奶奶送紅包，爺爺是不管這種事的。兒女生日，琳珍也包一個小紅包，她很喜歡這種中國味濃的習俗，尤其喜歡包六千元，因為她喜歡「六六大順」這句話。

民國七十六年底，卓九滿八十了，琳珍給孩子們說：「老頭八十啦！」

泰生兄弟決定替父親祝壽，並且發帖宴客。

依卓九的個性，他是絕對不做生日的，但他的部屬、親友、兒女們全都贊同做壽宴。

「八十大壽一定要好好慶祝！」兄弟們的心聲是一致的。

這時蘭寶傳出喜訊，她與來自大陸西安的留美學生周皓情投意合，決定共締良緣。



卓九八十大壽跟蘭寶喜宴合併舉行

「她本來說不結婚的，」鼎漪說：「緣份到了，任誰都擋不了！」

她很滿意這位女婿，個子高高的，親家都是高級知識分子。因為岳生鼎漪跟蘭寶的親友絕大部分都在台灣，所以希望在美簡單行婚禮之後，回台做「歸寧宴」

可是有一個問題來了，如果杜家連著做兩樁喜事：卓九壽宴跟蘭寶喜宴，會讓親友們有種「打秋風」的感覺。

最後卓九跟岳生商議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，就是「共同聯合舉辦」，也就是卓九的「八十壽宴」跟蘭寶的「歸寧喜宴」共印一張帖子，來賓包括共同的親友和卓九、岳生夫婦、蘭寶的親友們，只出一份禮金，既可祝壽又可賀喜！

這真是一場別致的宴會。卓九的同僚、同鄉、部屬、琳珍的湖南鄉親，岳生鼎漪的同事、同學、蘭寶的同學友人，全都齊聚一堂，熱鬧非凡。

開席前卓九還發表演說，說他一生的作戰經驗，說得口沫橫飛，台下的琳珍急得直打眼色，要他趕快下台！

「這個時候誰要聽你的打戰經過，」琳珍咬著牙說：「真是個憨子！」

自從卓九退休後，琳珍就戲謔喊卓九是「憨子！」

（未完待續）